

茄山河

兔年春节刚刚过去,生活已逐渐恢复正常,楼下奶茶店门口小桌边喝茶聊天的人也越来越多,倒让我想起老早子的茶水摊。

老早上海街头巷尾有勿少“茶水摊”,就像北方人讲的“卖大碗茶”一样。阿拉电影里看到“卖大碗茶”就是辣集市浪撑块篷布,摆张台子,一把大茶壶、几个大陶碗,大热天里卖茶人拿把蒲扇勿停赶苍蝇,拔直喉咙吆喝:“大碗茶、卖大碗茶!”相对来讲,上海人摆“茶水摊”就显得文雅交关,一般僻是静悄悄摆辣上街沿或者弄堂口,一只小方台浪摆几只玻璃杯,杯子浪盖块小玻璃或者茶杯盖用来遮灰,考究一点的摊头,台子浪再铺块台布,看上去清清爽爽。

我小辰光屋里斜对面,就有一只茶水摊摆辣马路边,小方台子浪摆仔六七只倒满茶水的杯子,台脚边浪有两只热水瓶,里向是泡好的温热水叶水,如果是热天,热水瓶里装的是放凉了的大麦茶,旁边一盆盆清水是用来汰茶杯的。看摊头的是一对父女,记得有一年,坐辣茶摊边看摊的是一个小姑娘,瘦骨伶仃,文文静静,手里总是捧着一本书。

当时既没保温杯,到户外做事体的人假使嘴巴干一般僻是寻一只自来水龙头,用手捧点自来水吃。比较讲究的人就到茶水摊来买茶。小杯茶一分洋钿,大杯二分洋钿。热天吃茶人勿少,比如踏三轮车、拉老虎塌车、摆地摊唱戏的人,会过来买杯茶,吃好就走。其实我小辰光,偶尔也会去买茶吃,因为当时我

经常会辣困梦里“画地图”(尿床),外婆就禁止我夜饭后吃茶。有辰光实在嘴巴干,只好去茶摊浪买杯茶吃,结果么夜里“地图”还是照画不误。外婆对我癖种毛病实在唔啥办法,后来有老中医告诉伊,癖是小人肾亏,一般大了以后就好了。

茶水摊僻是小本经营,生意最好的辰光是大热天。阿拉屋里附近有有一家老虎灶,所以茶水摊泡开水邪气便当。从老虎灶泡两瓶开水只要二分洋钿,用的茶叶僻是茶叶店淘来的碎叶子,因为成本低,赚头应该还可以。

茶水摊浪的小姑娘嘴巴交关甜,每趟去老虎灶泡开水总归阿姨、爷叔勿叫停,老虎灶的老板娘特别欢喜送个文文静静的小姑娘。老板娘男人早已过世,有个儿子辣煤炭店里当送货工,到了休息辰光,自家屋里勿去,就欢喜到小姑娘茶水摊浪去茄山河,老娘看辣眼里,喜辣心里,巴勿得伊拉恋爱早点谈成功,老虎灶好拨伊拉接盘。

有天吃饭辰光老娘打算轧轧苗头,就问儿子:“依跟茶摊浪小姑娘谈得哪能啦?”儿子一听,眼乌子一弹:“姆妈依瞎七搭八想点啥啦?小姑娘身体勿好,休学辣屋里,暂时出来帮阿爸看摊头。人家今年准备要考大学的,阿拉同事的丈人是老中医,我辣帮伊介绍看毛病的事体。”老娘一听,好比碰着黄梅天,太阳头里落场雨,心里想想就温馨。

既没想到,过仔一段辰光,“文革”开始了,小姑娘大学也勿考了。再讲百货店里也有买小巧玲珑,可以随身带的保温杯,冷水热水僻好放,交关讨人欢喜。乃末到茶水摊买茶的人越来越少,慢慢较茶水摊搭仔老虎灶也勿看见了。

想起老早茶水摊

文 / 侯宝良

背后瞎讲叫“放野火”

文 / 叶世菘

沪语中古语

“放野火”是上海的方言熟语,它的意思是:不负责任地胡乱说话,甚至可以比喻故意散布谣言。小说《小店员》中写道:“这家伙要不是劳动好,早叫他卷铺盖滚蛋了,他常在外面放野火”。

“放野火”最初源于劳动人民的农耕经验,就是每逢冬季放火烧荒。冬季在农田里放一把火,不仅省去了除草的劳作,还能消灭越冬的害虫,积攒草木灰肥田,可谓一举多得。诗经《大田》:“田祖有神,秉畀炎火”,说的就是烧荒防虫。《上海竹枝词》唱道:“衰草欲枯野火放,鼠狼新窟薄烟熏”。宋代王说《唐语林》也说:“秉畀炎火者,捕蝗之术也”。《周礼·夏官·司寇》:“凡国失火,野焚菜,则有刑焉;野焚菜,民擅放火”,“野焚菜”也是指烧荒,文中的意思是说民间不按规定时间擅自放火烧荒是会触犯律法的。

那么,放火烧荒怎么就变成妄言惑众了呢?这就和吴地曾经的年节习俗有关了。

农耕社会冬季闲暇,许多热闹的事情就会安排在此期间。对农人而言,这时既要欢庆和享受一年辛劳换来的收获,也要祈祷来年能顺利耕种,五谷丰登;形式之一就是与“放野火”有关的点火燃

烛。吴人在房舍里遍燃灯火谓之“照虚耗”,在野外举火烧荒称作“照田蚕”。清代嘉庆年间的《松江府志》记载:年节期间“农家争以束刍烧遍田间,谓照田蚕”,也就是“放野火”。关键是这时去“放野火”还有一个约定俗成的仪式,那就是让孩童举着火把边燃火边奔跑边念叨:“自家田里长稻,别家田里长草”,以此祈望赶“霉运”到别家去。这是在无力抗衡自然灾害的情况下,可悲且无用的自我安慰。其实,过年放爆竹、照虚耗都有类似含义。来年哪家若遇灾害或歉收,就会怀疑是被别家“放野火”了。

虽说这个折射庶民小心思的旧时故事不太上台面,但“放野火”一词与造舆论、乱说话、散布不实言辞等,就是这样瓜葛上的。还可列举些证明此类现象的资料:1993年第4期《东南文化》介绍“放野火”习俗:手握点燃的草把高声唱,“正月半,放火烧;别家菜才栽,我家菜已卖;别家黄豆豆子大,我家黄豆盘篮大;别家棉花瘦且低,我家棉花要撑天”。2009年第6期《阅读》:“家乡流行放野火……(村民)挥动手中火把,嘴里不停地喊着:‘野火高,野火旺,我家生活比火旺;野火旺,野火高,我家田里产量高!’”2010年初,上海人民广播电台有段采访市郊农民的实况,也提到了相似的内容。

今天这种反映落后意识的现象肯定早就绝迹了,“放野火”一词被抽象出来表示在背后说不利于他人的话,很少有人再去探究缘由。

青皮绿玉蚕豆浓汤

文并图 / 沈一珠

一晃几十年,有种东西会变,有种东西勿会变。

蚕豆好吃。最初上海人僻只吃本地豆,壳软绵绵,一节两粒,剥出来,青皮绿玉,好看又好吃。一般僻是清炒,连头带尾巴,五分钟左右就好,水嫩嫩鲜洁洁,可以连皮带肉一道吃下去。

后来,又有了一种客豆,上市辰光比本地豆早一个月左右。客豆长得长一码大一码,一节里常常有三四粒,剥出来的豆从里到外僻是灰白颜色,葱油炒炒,味道还可以,就是皮老,要吐皮吃。

灶披间

按老底子的讲法,青皮绿玉蚕豆的上市日脚是春天里的三四月份辰光。当季的时鲜,常常只有一小段辰光。也有过迭个印象,就是明明前两天还看见铺天盖地的蚕豆,四月一过,一记头僻是没了。只勿过,现在一年四季,天气乱得来,依倒是讲讲看,又有几个人搞得清爽,春天到底是从啥辰光开始呢?

前几天早浪,雨过,天还阴恹恹,出门散步,经过附近小菜店辰光,看见店老板搭仔小工一道忙忙碌碌,立停一歇,想想今朝要吃点啥,就听到有人问:“哎,蚕豆几钿一斤?”哦哟,蚕豆已经来了,葛末,春天应该是来仔一歇了。

一年四季,一日三餐,交关人家僻是一样的,跟小菜店老板老熟;有辰光,拎一袋炒米花排辣后头——辣末生头,就特别想坐好仔,一粒粒慢慢交吃炒米花——店老板会跟拎一大堆菜等结账的爷叔讲一声,让伊先结账好伐?选种人与人之间的善意,会让人想起小辰光小区里来了爆炒米花的爷叔,左邻右舍僻有人拎仔大米、年糕片,闹闹猛猛到爆米花炉子前排队,常常有外婆阿姨摆只篮头又回去烧小菜了,快轮到了,会有人喊:外婆快来,排到依了。



空言欺人“掉枪花”

文 / 福华

沪语趣谈

在武侠小说中,常看到武艺高强的大将挥舞长枪,枪头舞出一片银光,处处有枪尖,对手不知会扎向何处,人称“枪花”好。可见,“枪花”的效果是使人眼花缭乱而掩护自己的真实目的。

在上海话里,“枪花”却是一个贬义词,被引申为花招、计策、狡猾的手段。如《九尾龟》第72回中写道:“依个闲话有点马马虎虎,勿好算数,佢倒勿相信依个枪花。”1910年出版的《上海秘密史》第8回中写道:“一个女学生,只有十三四岁,人虽小,枪花却大得了不得。”

谈谈“谐音”迭桩事体

文 / 胡维兴

生活中常常会碰着音同字勿同,迭个就是“谐音”,容易产生误解。阿拉中国人比较讲究“口彩”,并且常常会借助于“谐音”的联想。比方过年吃年糕象征“年年高升”,而吃“发菜”寓意“发财”,与此相反,因为谐音也会产生一些“禁忌”,比方讲看望长辈一般勿会送钟表当礼物,因为“送钟”与“送终”谐音,勿吉利;吃梨时勿好分而食之,因为“分梨”与“分离”谐音。几年前屋里附近开了一家粥店,叫做“粥天粥地”,本意是表示店里有很多种粥,勿过么,上海话里“粥”跟“作”谐音,而“作天作地”在上海话里是“无理取闹”的意思。

有辰光,谐音既能产生美好的联想,也能产生阴暗的提示。相传有这样一则故事:两个秀才一同赶考,路遇出殡,看到棺材。一位秀才觉得,遇到棺材不吉利,于是心情败坏,棺材的影子挥之不去,以致文思枯竭,最后名落孙山。另一个秀才看到棺材,起先也心里咯噔一下,但转念一想,“棺材”既有官,也有财,是个好兆头,心情愉快,走进考场,文思泉涌,最后一举高中。这个故事让我们看到,有时“谐音”会对人们心理产生很大影响。

中国文化博大精深,语言寓意深刻,而谐音作为语言的衍生物也有讲不完的故事。

再后来,又出来一种日本豆,横阔竖大,有人特别欢喜伊粉粉糯糯的口感,所以,剥脱皮,加咸菜一道油里炒好,再加水,慢慢煨成咸菜豆板酥顶好了。

掰天买的蚕豆,外表看上去已经有点灰蒙蒙了,勿过,摸上去软绵绵,剥出来的豆,大大小小,还算嫩。新上市的豆,当然是清炒,吃的就是春天里的嫩头。要保持伊鲜嫩,一定要炒之前再剥,上海人也叫捏蚕豆,一节豆当中拗开,手辣壳外头轻轻捏一捏,豆就滑落到碗里了。剥好仔,开油镬之前先盖一盖,露辣空气里辰光长了,豆也要老脱。

热锅冷油,葱段、豆一道摆下去,火勿要太大,用镬铲轻轻交拨一拨,让每粒豆僻拨油包牢,然后加一小碗水,拿豆浸没,加少许盐,习惯上海菜的,也可以加一点糖提鲜,盖镬盖,大火烧开,稍许滚两滚,就好了。

买回来的蚕豆吃勿光,摆两三天是可以的,辰光再长,顶好是剥出来摆冰箱冷冻室,到吃的辰光,连保鲜袋一道摆水里解冻就好。冻过的蚕豆除脱壳豆瓣酥,做成蚕豆浓汤也另有一功。

蚕豆开水焯熟,剥皮,可以跟焯熟的洋葱、胡萝卜或者欢喜的蔬菜一道摆到粉碎机里打碎,用盐、胡椒粉合好味道,再用高汤调到自家欢喜的厚薄就可以了。

老里八早

踢毽子

文 / 周允中

踢毽子是小辰光弄堂里,小朋友最欢喜的一种游戏,容易掌握,还可以翻花样搞比赛。毽子制作材料也勿复杂,几根鸡毛,一根鹅毛管,两只铜板,一块布头,用手缝起来,相当便当。

读小学辰光,阿拉学堂里搞过踢毽子比赛,三四年级是中级组,五六年级是高级组。比赛分成个人赛搭仔团体赛。每个班级先进行内部选拔,以能够踢多少只定胜负,选出三个人参加个人赛。个人赛之后就是团体赛,每个班级选出五个高手,围成一圈,要么从左踢到右,要么从右到左,或者对面踢,或者交叉踢。总而言之,以保持毽子不落地的辰光长短决胜负。我曾经做过裁判,卡着秒表,听老师哨音一响就开始计时。每场比赛僻有四个裁判,分别来自四个班级,所以弄虚作假是勿可能的。

阿拉班级有一个姓刘的同学踢毽子踢得最好,会的花样最多,什么内踢、外踢、拐踢、尖踢、悬跳、花式跳、剪刀劈、转身踢……五花八门,让人眼花缭乱。比赛结束后,刘同学被专门请上台进行个人表演,大家看得高兴了就大声喝彩,整个会场掌声阵阵,热闹极了。

除脱踢毽子,后来又有同学发明出拍毽子的游戏,难度和体力消耗比踢毽子大,所以主要是男同学欢喜白相。踢毽子,真是有益于身心健康的一项活动,是童年难忘的记忆。